

松久淳+田中涉 著

游泳池

豫阳译

青岛出版社

女主人公连续收到 7 封不明邮寄人的信——
80 年代前期和 90 年代后期，美国和日本
发生在两个不同时代和背景的故事
像电影蒙太奇式的切换一样交替插入
不久全部的谜

绝对零度纯爱小说

令人感动的一本书

松久淳+田中涉 著

游泳池

豫阳 译

青 島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游泳池 / (日)松久淳十田中涉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6.
ISBN 7-5436-3538-0

I. 游... II. ①松... ②田... ③豫...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4823 号

© 2002 by MATSUHISA Astushi & TANAKA Wataru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2 by SHOGAKUKAN INC.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OGAKUKAN INC.
through SHANGHAI VIZ COMMUNICATION INC.

CHINESE publishing rights in China (excluding HongKong, Macao And
Taiwan) by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本作品由青岛出版社通过上海碧日咨询事业有限公司和日本株式会社
小学馆签订翻译出版合约出版发行。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5-2005-020 号

书 名 游泳池

著 者 (日)松久淳十田中涉

译 者 豫 阳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85814611·8664 传真 (0532)85814750

责任编辑 杨成舜

封面设计 张 田

照 排 青岛海讯科技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32 开(880mm×1230mm)

印 张 4.375

字 数 60 千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5436-3538-0

定 价 12.00 元

盗版举报电话 (0532)85814926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承印公司调换。

地址:胶南市珠山路120号 电话:0532-88183519 邮编:266400

女主人公连续收到七封不明邮寄人的信——

80年代前期和90年代后期,美国和日本,发生在两个不同时代和背景的故事像电影蒙达奇式的切换一样交替插入,不久全部的谜……

世上没有流线型身材的人。

也许是墙壁的颜色照映在水中的缘故吧，这偏僻乡村的游泳池竟也有着这么一池碧绿清水，在烈日的照射下，波光粼粼。

在碧绿的池水中，她向前游动着。流线型身材不属于人类，因此，现在只能非常遗憾地在人鱼传说或海洋科幻小说所描绘的世界中驰想。与人类曾幻想能像鸟儿在空中翱翔一样，人类也一定幻想能像鱼儿一样在大海或河流之中畅游。可能是这种日积月累的想法在起作用吧，看着她悠然流畅地在水中前进的样子，不禁联想到了水栖哺乳动物。

五次。

在她入水和转身时，就已经决定了在水中海豚式打腿的次数。超出或不足这个次数，成绩准会下降。

她的身体像玻璃纤维的钓竿一样，上下柔韧弯曲。在她浮出水面划水之际，上身周围的水流像平缓的丘陵涌了上来。她控制了一下最高游动速度，这从换气时划过脸颊的水流可以看出。入水时指尖划出的水泡成了划水是否恰当的标志，

也由此调整身体的平衡。而额头向前冲击产生出的无数个水分子，沿着肩、胸、腰、小腿依次翻滚，最后又被脚趾划开，给她前进的推力。池水拼命阻挡住抵抗力，形成流体推动着她往前游去。

还剩最后二十五米时，刚才还均匀呼吸的她突然屏住呼吸，改变了划水和两脚打水的方式。激烈的运动会消耗血中的氧，氧气不足，就会造成肌肉失去动力、乳酸增多，当疲劳超过一定程度，身体运动就会停止。

从第三回转身起，她就没有抬过头。潜泳二十五米非常容易。即使是上游泳学校的四五岁小孩也能做到。

但是，这二十五米就不同了。这可是用四十秒游完前七十五米之后的距离。而对游泳运动员来说，这是精神上 and 肉体上的极限。就是在这个时候她屏住了呼吸。

游到泳池中央之后，她打水的频率更快了，上身像飞艇似的露出水面。打水速度也从四下提高到八下，水花到处飞溅。

最后五米。

泳道线的颜色也变了，她舒展着身体“噻”地一声蹿了过去。碰击触摸板的声音仍然萦绕在耳旁，她手指带出的水流划出美妙的弧线，打在泳池边上，四下飞溅。

一浮出水面她就开始大口地呼吸，然后仰头看着站在跳台上拿着秒表的男队员，用视线询问自己刚才的成绩。

五月。水很冷。

虽然游泳队队员从四月份就开始下水，但真正的训练要到六月才开始。如果不习惯，身体就会感到疼痛。她从冰冷的水中只露出了个头，确认了成绩之后，双手伸出水面，交叉枕在头下，仰面躺在水中。游完后的泳池的水渐渐恢复了平静。

仰头看天，天空尽头有一片白色的积雨云在不断扩散。

在一张虽然有点陈旧但是收拾得很干净的床上，广户壮一翻了个身。

躺下来的时候，他看见了窗外天空中的云朵。夕阳的余辉洒满房间，没有任何装饰的白色墙壁反射着阳光。也许是最近重新粉刷过的缘故，房间墙壁上一尘不染的白色，与从建筑物的外观所显示出来的建筑时间很不相符。

他把耳朵贴在枕头上静静地聆听，传来的只有被晒黑的护士来检查体温时的脚步声和附近孩子们的嬉闹声音。

从墨西哥到达古巴后的第三天，他突然感到头晕。由于他过去非常相信自己的体力，所以他清楚地记得，在倒下的时候，他既感觉到身体不是很舒服，又感觉非常奇怪：“我怎么了？”

即使是在古巴远离哈瓦那观光区的闹市，也很难说治安良好。他在那儿喝了过量的烈性利久酒。到了古巴之后的一种莫名其妙的解脱感和作为一个外国人的紧张感，让他很快就醉了。加之土地释放出来的炎热消耗了他的体力，广户卧

在桌子上一动不动。

这是一家海明威也曾光顾过的酒吧“佛罗里蒂达”。所幸的是在因被广户占了桌子而感到不高兴的同桌客人之中，有一个下早班的医生。对广户来说更为幸运的是，这位医生还没醉到连自己是医生也忘记的程度。他立刻叫了救护车，并给广户做了应急处理。护士到了之后，医生准确地告诉她表现出来的症状。在广户被抬上救护车之后，他又回到座位上。

帮助过广户的一位年轻医生后来眨着眼说道：

“他在看到救护车的警报灯之前喝了一杯代基里酒，车离开之前又喝了一杯。”

“再过一天就可以出院了！”

由于那位护士的英语发音实在太差，广户反问了好几次才终于明白了她的意思，稍稍松了一口气。一放下心来，他就感觉到这家煞风景的医院也如同远离古巴的炎热和嘈杂的避暑胜地一样，非常舒适。“就这样一直待在这儿也不赖嘛。”广户小声嘟囔着，虽然他十分清楚自己并不期望如此。

敬启

您好。突然收到这样一封来信可能会大吃一惊吧。即使是我，收到如此一封信也会觉得很惊讶的。

我一直在想到底写不写这封信。但是，即使每

次写一点点也好，今天好不容易下定决心给您写信。虽然这么说，正如同您读到这儿所明白的那样，这是一封从一开始就不知所云的信。

虽然我有事想跟您说，但是我觉得要把它变成文字，而且把它写出来，就像想说的事越简单就越难写一样。

说真的，我很想现在立刻把这封信揉成纸团扔进垃圾箱。虽然下定决心要写这封信，可好像还是写不下去。不管寄不寄给您，我决定不把它揉成纸团了。

现在我也住在东京。最近好像有很多人食物中毒，请多保重身体。

从脏兮兮的机窗往外瞧，勉强转动着的螺旋桨怎么看都像是在做不规则旋转运动。

出院以后，广户在护士介绍的一家旅行社买了一张去北美的廉价机票。可当他看到那可能是在自己出生以前就已生产的小型飞机和老得说不定有自己这般大的孙子的飞行员时，差一点说不退钱也没关系，不坐了。

虽然没有学过有关飞机的专业知识，但直到三个月前，广户一直作为开发新车的技术人员在一家汽车制造公司工作。

然而如果有人让他科学地证明这架小型飞机如何飞行的话，那他会根本不知道该如何作答。

飞机还是嘎吱嘎吱地摇晃着把包括广户在内的五个人安全送上了天空。之后虽然也遭受到由于突然急转弯而产生的重力影响，但只是有点轻微的腰痛，飞机仍然顺利地继续飞行。

离开东京已经有两个月了。大学毕业后的七年间，工作一直是生活的重心。照现在来看，这样的生活也并不坏。从工程系毕业后就开始工作，把知识、力量当然包括时间在内的所有一切都投入到新车开发之中，对此他并不后悔。

不过广户总觉得有点……这种无休止地纠缠着他的不舒服感，怎么也驱之不去。当然，无论是谁，都曾有过这样的心情：“这样下去行吗？”但是，经过这两年的仔细思考，他明白自己的这种不舒服感绝不属于逃避现实类型。他试着对每一个问题进行整理和思考。

之后，他得出了明确的结论：这不是自己适合不适合、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在其他地方有自己的‘用武之地’”。虽然没有任何看得见摸得着的确切证据，但广户就是这么执着地相信。可他不知道如何把它给弄清楚。

想不明白的事情，首先应该付诸行动。

广户是根据他自己的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人生观才决定

辞去工作，踏上长途之旅的。并不是旅行会给他带来什么，而是因为他觉得，通过外出旅行能使自己清楚应该待在什么样的地方。

首先，尝试用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方式随意来支配时间、空间等基本拥有物——这种心情和出游前相比确实没有什么变化。但一边俯视着飞机下方展现在眼前的绵延不断的红褐色的大地，广户意识到自己不知为何如此想用鱼白作下酒菜喝杯凉酒。他一人独自苦笑着。

进入三月份，叶井瑞江开始收到奇怪的信件。

那天是经常在一起聚会的朋友山崎千子的三十二岁生日。下午三点将在千子家举行宴会。为了做准备，吾妻久史和泽崎真由美中午就来到位于樱新町的瑞江家帮忙。

邮递员敲响门铃的时候，瑞江和真由美正在剥西红柿皮准备做通心粉。吾妻虽然说来帮忙，但无事可做，闲得无聊，他小口喝着啤酒，心不在焉地看着两人的背影和电视。

“喂……”

“别做声。正在破纪录呢！”

那两人在厨房一动也没动，甚至没有转过身来瞧一下门口。吾妻正提心吊胆叫她们，却被真由美一下子打断了。两人好像正在挑战五分钟剥完十个熟透了的西红柿的纪录。

“来了……”

想着反正两人没听自己说话，吾妻叹了口气应了一声。为了接待一直站在门口的可怜的邮递员，他只好拿着啤酒罐打开了门。

邮递员脸部皮肤干燥，被太阳晒得黝黑。从邮递员手中接过一个小邮包和一封信之后，吾妻朝着两人的背影说了声

“邮件放在电视机上了啊”。但是正如预料的那样，没人搭理他。“啊，谢谢。吾妻你真好啊！”吾妻自己嘟囔着回到了电视机前，又喝起了啤酒。

“我太理解现在的我最近有如此强烈的‘表扬自己’的想法了。”

过了一会儿，好像准备工作已经结束，真由美开了罐装啤酒坐到了吾妻的旁边。因为瑞江过会儿要开车去位于中野的千子家，所以她倒了杯乌龙茶，拿起刚才的邮件看了起来。

“又是那种东西？虽然寄的是邮包，还是那些东西吧？不知又送来了些什么奇怪的东西？”

吾妻开玩笑地说道。瑞江抿着嘴角笑着看了看邮包和信件的邮寄人。

“这回是什么呢？难道又是来路不明的古代书籍，或者是何方的神体什么？”

吾妻边笑边说，但瑞江嘴角边没了笑容。

“又来了。”

瑞江不知是惊讶还是嘟囔地说了一句，打开信封，拿出信就大致看了起来。看完后，她叹了一口气，把信连同信封一块儿递给真由美。

“瑞江，难道是……？”

真由美说着打开了折好的信纸。

“是不是和两星期前的信箱里的信一样？”

“嗯。”

“没有线索吗？”

“那倒不是……还是有的，不过……”

“喂，瑞江收到奇怪的信件了。”

真由美注意到吾妻听了她们的话有些呆然若失，就转过
来对他这样说。

“你们在说什么啊？对瑞江来说这还不是常事！”

吾妻说话的时候故意用了一种很随便的口气，但瑞江的
表情毫无变化。

“收到奇怪的信件很平常，但这封信的‘奇怪’不是那种类
型的‘奇怪’。”

“嗯，确实和平时的“奇怪”不同啊！”

看完信后，真由美把信还给瑞江。瑞江盯着信封，仿佛陷
入了沉思。就在吾妻绞尽脑汁想着该对满脸奇妙表情的瑞江
说些什么的时候，瑞江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就在吾妻和真
由美满脸迷惑地看着瑞江的时候，她若无其事地把目光投向
屋角的电话说道：

“来电话了。”

吾妻和真由美再次满脸迷惑。他们随着瑞江的视线转向
电话。就像计算好时间一样，电话铃嘟嘟嘟地响了起来。吾
妻和真由美一脸惊讶地同时回过头来看着瑞江，瑞江站了起
来露出了笑容，又若无其事地说道：

“是广户的电话。”

吾妻和真由美又把目光投向电话，这次则是一脸的惊讶。

傍晚从机场出发的长途巴士在可以说是清晨也可以说是深夜的时候静悄悄驶抵目的地的。在把包括广户在内的十几个乘客放下后，巴士又静悄悄地朝着也许是车库所在的方向驶去。

虽说是这样的时间，但其他乘客好像都有明确的目的地。就在广户在长椅上整理帆布背包的时候，汽车站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虽然他打算在古巴尽量降低支出费用，在医院时甚至没有买保险，但现在还是几乎花光了现金。工作时存的钱和退休金还剩有一半以上。但是在机场确认的时候，银行卡的账户余额却只剩下一点点点了。可是，因为正好驶向目的地的巴士像事先准备好了似的出现在了他面前，广户毫不犹豫地跳了上去。

广户找到了巴士站内的公用电话。投入硬币，接通了话务员。告知国别码、区号和电话号码后，发信音变了。一声铃都未响，话筒就被对方拿起来了。

“喂，是广户君吗？现在在哪儿啊？我刚想到现在你要打电话过来。怎么样，身体还好吧？”

瑞江就是这样的人。

让您付费真对不起，广户说着面对公用电话低下了头，表示歉意。在依次说了住院前的经过后，他告知瑞江他已经到了美国。

“古巴漂亮的姑娘好多啊。不只护士小姐漂亮，女医生也非常迷人。其实他们劝我再住一个月的院，但那样的话我就得被转入性病科病房了，因此我拒绝了。”

“已经没事了吧？在国外总是有些担心，因此一旦回国的话……”

广户本来打算开玩笑的，但瑞江却信以为真，轻易忽视了他的话外音。

“不，没有关系。你不用担心。”

“现在真由美和吾妻两人在我这儿。过会儿给干子过生日。”

“今天是干子的生日？你帮我转告她远在美国的广户祝她生日快乐。”

“听我说。她最近突然被一个才见过两次面的人求婚。虽然回绝了，但你不认为很不可思议吗？才见了两次面就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真叫人不敢相信啊。”